

金色池塘 / 晚晴风景

向晚琐谈

随新中国一同成长

王养浩

转眼,新中国已成立70周年了。作为一个与新中国同龄的人,此刻我心潮涌动,感慨万千。

记得1962年新中国成立十三周年时,上海一家党报举办了一次题为《我和祖国》的国庆征文活动,十三岁的我,主动投稿,题目是“我和父亲比童年”。我用稚嫩的文笔,叙述了父亲凄惨的童年和自己幸福的童年,抒发了对新中国的挚爱之情,得到了编辑的好评,报社还寄来了我的文章小样,说是被纳入了“候选”稿件,着实让年少的我兴奋了好几天。可惜后来因稿挤而未登出。

1969年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我积极报名上山下乡,终因体检通不过未能如愿,留在地区。我一度很是苦闷,不知前途在何方。在街道和居委会干部的开导下,作为市重点中学的一名学生干部,我很快懂得要正视现实,尽快排除烦恼,并积极组织和带领街道诸多病休青年走出家门,主动融入社会,踊跃参加地区各项力所能及的工作,得到了市有关部门的肯定和表扬,在全市会

议上作了介绍。我成为所在街道第一位入党的病休青年,还担任了团委领导干部。

1979年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我已成了一名中学教师,投身于教育改革的洪流之中,认真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努力上好每一堂课,还负责过全校团队工作。

1989年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到来之前,我已担任了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其间,我被一个患尿毒症的初三女学生在病危时积极要求加入共青团的事迹所感动,会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结合本市和全国多地群众自发捐款捐药方的生动事例,连续不断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广泛的共鸣。

1999年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我在组织的安排下,从区政协机关下海已第五个年头了。我会同公司员工,积极投身到全市危棚简屋改造的巨大工程中,为改善居民的住房条件,为改变城区面貌,作出了努力。一批批棚户区的居民乔迁新居,同我们告别时的那份喜悦,自然也成了我和员工们共同的喜悦。当一个个建筑风格各异的高档楼盘竣工

落成,展现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风貌,并受到市场热捧,我便油然而生一种成就感。

2009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从公司领导岗位退休。退休之前,2007年7月1日,我作为香港大公报的特约记者应邀赴港,出席了报社举办的“香港回归十周年”的庆典活动,和众多的香港各界贵宾沉浸在浓浓的回归喜庆氛围之中。

退休以后,我每年都会和家人多次外出旅游,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改革开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落在笔下,写下了众多诗作,尽情抒发了对

美好祖国的由衷赞美,不少纪游诗,刊发在中央和地方的报纸和杂志上。一首颂扬上海世博会的诗歌《希望,从这里升起》,在“城市有我更美好”全国诗歌征集活动中荣获二等奖。在获奖证书颁发典礼上,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给予了精彩的点评和很大的鼓励。

2019年正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回首往事,我庆幸自己随新中国的发展而成长,在新中国发展的进程中,锻炼和提高了自己。我深深地爱着和我同龄的新中国。我将用自己的余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继续贡献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



林仲兴(82岁)作

惬意时光

郑自华

四季常青「康乃馨」

秋时节,笔者去眉州

路上的康乃馨老年公寓看望朋友。老年公寓过道两旁几百盆盆栽植物竞相开放,姹紫嫣红,像盛装的姑娘在夹道欢迎来客,尤其是门口的一棵葡萄树,高大茂密,悬挂着的葡萄饱满,十分诱人。正在欣赏之时,碰到书友曹新生,一问,才知道“康乃馨”里的绿化原来都是曹兄在打理。

曹兄从小就喜欢拈花草。本世纪初,曹兄每天下午2点,在广播里听上海植物园的高级园艺师郭志星的“家庭养花”讲座,整整坚持了2年;后来又又到凯旋路面对面听郭志星讲课,请教养花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2005年,曹兄家附近筹建“康乃馨”养老院,他被安排值班,空闲的时候就花弄草,虽说是初建阶段,却日日有景,天天闻香,月月有花,美化了环境,也增加了人气,等到养老院2010年正式开放,“康乃馨”已经小有名气了。

我问了门口的葡萄树,曹兄告诉我,养老院隔壁楼上的邻居吃了葡萄,将籽随口吐下来,没想到沿着墙角长出来了,无心插柳成荫,越长越高,于是将葡萄藤截断后移栽到门房间,正好遮阳,现在的高度有3-4米。每年一次将一脸盆鱼肚肠,倒在葡萄藤根部之下算是肥料,不用专门浇水,下雨天的雨水就基本够了,或者浇其他花的时候,顺便浇一下。为防止生虫,在开花的时候,买点药水,喷一次就可以,然后就坐等着吃葡萄了。国庆前后葡萄成熟了,用梯子上去采摘,一摘就是一脸盆,然后分给大家吃。每年吃葡萄大家都像过节一样。由于葡萄收获很多,养老院的老板还送朋友不少。

说到花,曹兄如数家珍,最让他得意的是昙花。他种的昙花一年要开花好几次,曹兄说:“择日不如撞日,今晚昙花会开花,你正好可以一睹昙花开花的风采。”为了达到更好的观看效果,此前,用黑色马甲袋将昙花罩起来,让昙花有种日夜颠倒的感觉。曹兄将昙花搬到厅里,养老院里很多人都围过来了。晚上8:30左右,只见花筒慢慢翘起,将紫色的外衣慢慢打开,直到全部张开,大概3到5个小时,然后花冠就会闭合,花朵很快就凋谢,开放时间非常短暂。虽说昙花一现,却芳香袭人。

受老曹的影响,住在这里的一个来自中国台湾老兵,以及一位美国老太,也买了月季花来装点养老院,后来他们随子女转到其他养老院,花都留下了。现在由于年龄原因,曹兄也不在养老院上班了,他将辛苦栽培的花草全部留在了养老院,每天过来浇水施肥,将养老院的花草当作自己的家一样来侍候。

“康乃馨”四季常青,住在这里的老人心情自然就特别爽啦!

快人快语

姚国勇

今年63岁的宋师傅,每天傍晚

从家里出发,带上他的葫芦丝,去市区里的酒吧等处演奏,这样,不仅增加了家庭经济收入,也使他的兴趣爱好得以延续。另外,每周两个下午,他还要到区文化馆葫芦丝培训班授课。

笔者在社区做退管工作,平时和退休人员接触较多,从中发现同是退休人员,那些有兴趣爱好、一技之长的退休人员,生活质量明显较高。他们虽然每天忙忙碌碌,但活得很充实,把忙碌当作最好的养生。在那些没有兴趣爱好或一技之长退休人员中,有的就把时间都泡在棋牌室里,备感无聊;有时还和麻友因赌资发生口角,甚至动手。

养老有兴趣爱好或一技之长,会使自己退休生活更加充实,每天都能有一个好心情。笔者注意到,有的老年人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去补课,去上老年大学,或者报名上兴趣班等,这些都是好的做法。老有所学才能达到老有所乐,这是许多老年人的切身感受。

老夫老妻

上海秋天的阳光

雨溟

新家嘉定徐行镇那边。搬家师傅看他头发斑白,一个人忙里忙外,好奇地问:老爱人哪?他清瘦的脸上挂着汗珠,看看已搬空的老房子,迟疑了下回答道,今年春天生病走了。喔唷!小人哪?儿子在加拿大。亲戚朋友呢?算了,他们年纪也大了。师傅别转头,几缕秋阳星星点点洒落在窗台上,几只麻雀歌唱着舞动碎步。

去年清明他和妻去太仓陆渡陵园,为他父母扫墓。在回上海的车上,妻和他讲,六十六岁了,我们没有女儿,儿子在国外靠着,六十六块肉我烧给你吃,要保平安的。当他过完生日后,妻出事了,从筛查体检确定癌症中晚期,到手术放疗化疗,他从妻丰腴手臂渐渐变得瘦弱枯槁,知道妻来日不多,他白天陪在床边,晚上蜷缩在妻的脚边,他珍惜每分每秒,感受着妻的气息和体温,他知道这种感觉今后只能缥缈在梦中。最后的分别时刻到了,妻从昏迷中醒来,定定地望着他,泪水在丝绸样柔滑的目光中滑落下来,他紧握妻的手轻轻说:你辛苦了。妻断续说:你在我受苦,我不在你苦,为我再寻一个。他摇着头微笑着对

妻说:不会的。你会好的,我们不分开。再说,不管留哪个,这个家总要有个最后关门的。

搬家卡车从虹口开到徐行要一个多小时,他拒绝了搬家师傅好意,执意坐在货箱里。结婚时父母给他的、年龄比他还大的红木家具,仔细打包的妻和儿子用过全部物件,像有生命的亲人一样,当离别生活了几十年的旧居,它们肯定忐忑不安,它们需要他的安慰陪伴。

车启动了,颠簸几下,衣橱叽叽嘎嘎颤抖着,纸板箱里物件也发出窸窣窸窣像啜泣的声音,搭在妻陪嫁过来的两只樟木箱上的毛毯滑落下来,像妻在擦着眼泪,他感觉心收缩一下,泪水涌出双眼。他明白,他和过去熟悉温暖的岁月永别了,他人生最后的旅程开始了。同时他也感到一种释然和解脱,怀念本身是精神的、虚幻的,是萦绕包裹着心的一层薄雾,旧居弥漫着的气息让他感到一种喘不过气的压抑,一种贴身紧逼的窒息,搬家让阴阳两隔的妻真正离开了这个世界。

妻大殓后第二天,儿子赶回加拿大。

之后,他每天跟着看房团到处看房,当看到徐行这个楼盘时,心里有个声音告诉他这

里是他的新家、是他的归宿。这里房价低,与市中心老房子差价大,他把卖掉老房子收到的首付款马上换成加币汇给儿子。当他和儿子视频时,儿子脸上惊诧的表情、眼角闪动的泪光,让他感到安宁幸福,同时有种悲壮的感觉:这是他为这个家做的最后一件大事。他的心快乐地抽搐几下,感觉痛,人在幸福的时候会心痛,让他此后常常感到意味深长。

新家离陆渡陵园近,妻也安葬在那里,这是他选择这个楼盘最关键的因素。他骑动车,花半个小时就能到陵园看望父母,然后在午后秋天温煦的阳光下,沐浴在含着青草和泥土清香的微风中,坐在妻最终也是他的墓前打个盹,在梦中他可以去触摸聆听感受那个世界。新家离父母和妻去的世界是近的,他到那个世界去也许时间很短,也许有一段跋涉之旅。在他踽踽独行到那个世界与亲人们相聚路上,新家是他最后歇息的驿站。

看房时他就打算好,今后他住院或进养老院的时候,一定要住在看得见家的床位,当他在孤寂中、病痛昏迷中醒来,看到家会给他力量,去战胜人生最终的苦难。

他坐在圈椅里,放在藤几上的父母和妻的照片微微笑着,怜爱关切的目光抚摸着疲惫的他。西斜阳光裹挟着微微秋风,空气弥漫秋天的芬芳,他惬意地沉沉睡去……

应提前培养兴趣爱好